

无尽夏(小小说)

■詹慧群

这天,根生叔和老伴像往常一样,双双从体育场练完太极拳后,途经菜市场顺便买了菜。到家了,根生叔到阳台上伺弄花草,根生婶则到厨房里做早餐。

“哇——”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一只黑乌鸦,停在他们门前的梧桐树上,发出瘆人的叫声。

“咣当”一声,根生婶心一慌、手一抖,锅铲就掉到了地上。

客厅里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。

根生叔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听完电话的,他颤抖着双手,大脑一片空白。

电话是冬成打来的,他与根生叔的儿子春明一起在广州工作。冬成在电话里说,春明出事了,公司派他去海南出差,返回途中遭遇了车祸,现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救治。

根生叔和老伴被冬成接到医院的时候,医生说什么也不让他们进重症监护室。

根生婶的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,嗓子都哭哑了。隔着电脑屏幕,看到全身插满管子、头上缠着厚厚绷带的春明,又一次让根生婶泣不成声。

根生叔焦灼不安地在视频观察室里踱来踱去,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。

上一次见到儿子是在半年前,那次儿子带回了女朋友唐颖。唐颖比春明大了三岁,之前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史。虽说“女大三,抱金砖”,但根生叔两口子无法接受黄花郎儿子找个这样的女人。春明解释说,唐

颖是离过婚,但错不在她。再说,现在都什么年代了,双方情投意合最重要,干嘛还揪住过去的事死磕?好说歹说,根生叔两口子态度坚决,说什么也不同意。即便是当着春明的面,根生叔两口子都摆着脸子。

春明是负气带着唐颖离开家的。

没想到,再相见,竟然是在这种场合,以这种形式。

同样哭成了泪人儿的唐颖,明显有了身孕。

医生说,大概率,病人会成为植物人,除非出现奇迹。

这个消息,让根生婶当场昏死过去。

根生婶醒来时,见唐颖正紧紧地抱着自己。

扑通一声,根生婶跪倒在唐颖面前。

孩子,婶求你不要离开春明,求你不要打掉孩子,求你把孩子生下来。春明已经这样了,我不能再失去我的孙子。这辈子,下辈子,叔和婶给你做牛做马,还你的大恩大德。根生婶痛哭失声。

痛不欲生的唐颖突然遭遇这一幕,慌乱中更不知如何是好,只得也跟着跪倒在根生婶面前。婶,您说什么呢?您的孙子,也是我和春明的骨肉,我怎么舍得不要他?春明一定会好起来的,我和孩子需要他,我和孩子等他一起回家。

根生婶止住哭声,拉起了地上的唐颖。孩子,你就是我家的大恩人。我和你先回去吧,你别动了胎气。人太多了,医院里也呆

带你去旅行

■刘新昌

“爸爸,你快点啊,姐姐都跑到前面好远了。”

儿子骑在我的脖子上,左手环抱着我的额头,右手指着快到好汉坡顶的姐姐,嘟着嘴满不高兴地喊,双腿还不忘在我胸前夹紧又放开,仿佛在鞭策一匹不愿奋力奔跑的老马。

无名火一下子窜了出来,我吼:“有本事,你自己爬啊,骑在老爸脖子上算什么好汉?”

到达八达岭景区后,因为晕车,儿子蹲在地上不愿动。为了不耽搁时间,我将这个四岁的小家伙扛在肩膀上,没想到他上了肩膀后,就像长在上面一样,怎么劝愣是不下来。从居庸关口到南四烽火台,我吭哧吭哧费尽心力,已经两腿颤颤了,他却还嫌我慢。

或许是这句话刺激到了他,他立马从我的肩膀上滑了下来,连一眼回眸都不给我,就大步流星地往前追姐姐去了,只留下我在风中囧圈。

可坡道实在太陡,游览的人又多,即使再没力气,我也不敢放手让一个四岁的熊孩子离开触手可及的范围。因为磕

着碰着事小,就怕这个好奇心满满的小孩童去爬垛口,万一有个闪失,不是监管不力的问题,是无力回天的大事。

到达好汉坡上的烽火台时,姐弟俩开心地相拥在一起,我却一屁股瘫坐在地上……那感觉,不是在旅游,而是在搞一场负重耐力拉练赛。

还是女儿有眼力见儿,见我累了,边给我捶背边数落她的弟弟:“你也太懒了,看把爸爸累得,以后可不能这样。姐姐像你这么大的时候,都是自己走路的。”

我听后顿时大笑。

女儿被笑懵了,小心翼翼地问:“我说错了么?”

“没错,不过你还记得快四岁的时候爸爸带你去桂林旅游么?”我问。

“当然记得啊,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卧铺,兴奋得一晚上没睡着觉。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会捕鱼的鸬鹚,还是我第一次看大型的实景演出《印象刘三姐》,好震撼!”

“没有点别的了?”

“有,我们还吃了啤酒鱼,不过我觉得没妈妈做的好吃。”

……

夏至:最适合风云际会 但你必须执恭敬之礼

■东方明月

我留意这朵云已很久了,它从后山飘来,停在这儿很久了。但山上那棵双人方可合抱的虬松传说已有八百年。旁有巨石,如

山巅异峰,却又从中裂开,状如巨V——石头也是有肝胆的。它已在这儿静默了三千年,习惯了人间的风云与际会。古人

不下,让你叔留在这就行。反正我们留在这里,也帮不上什么忙。

强忍着悲痛的唐颖,把根生婶带回了她和春明租住的小屋。

租住地离医院不远,坐公交的话就两站。步行的话,不过十来分钟。

小屋虽小,但非常整洁,布置得很温馨。阳台上种着一些花花草草。这一点,春明传承了他爸的爱好。

每日,根生婶早早地起床,洗衣服、搞卫生,为唐颖准备好花色各异的早餐,然后蹑手蹑脚地前往医院,生怕惊醒了她和腹中的胎儿。

从医院返回,她会顺便到市场买回一天的生活必需品。新鲜蔬菜,时令水果,鸡鸭肉鱼,筒骨排骨,根生婶变着花样,每日不重样。

或许是对即将出生的新生命的渴盼,或许时间是最好的疗伤剂。虽然每日雷打不动去医院探望一次,每日看到病床上的春明都没有任何苏醒的迹象,但根生婶的悲痛,明显一日日地得以减轻。

全职保胎的唐颖,身子变得越来越笨重。每天下午,她风雨无阻前往医院探望春明。明知道春明看不见,也听不见,她还是默默地坐在那里。每次都是根生叔一再相劝,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

三个月后,在同一家医院,唐颖顺利产下一个男婴。

几乎在同一时间,根生叔也带来了好消息,春明的大脑有了回应。

唐颖母子出院的那天,窗台上一盆叶片较大的植物,开出了一束束淡蓝色的花朵,像一个个蓝色的绣球。

这花叫什么名字啊?真的很好看。根生婶说。

它叫“无尽夏”。根生叔抱着襁褓中的孙儿,目光深情地望向医院。

我知道这样问不出啥名堂,就直接说,“还记得桂林王城的独秀峰么?”

“独秀峰?不记得了,只记得那里好多漂亮的山峰,跟笋子一样拔地而起,到处都是。”

我有点尴尬。好吧,你不记得了,我就当没发生过吧。

六年前的暑假带女儿去桂林旅游,第一站是王城独秀峰。那时,她才三岁半,跟她的弟弟一样黏在我脖子上不下来。独秀峰有306个台阶,个个台阶撒满了我滚烫的汗水,可她却一点印象都没有了。然而,我却深深记得,那突兀陡峭的台阶,那潮湿逼仄的过道,那汗流浹背的圆样……一路艰难向上,一路隐忍前行,想休息、想放下、想放弃、想恼怒,但是都不能。各种念头在脑海里此消彼长,各种滋味在心里五味杂陈。踉踉跄跄到达山顶,山风一吹,看到女儿开心的笑脸,所有的疲倦烟消云散,眼里只有远处诸山环绕,山下碧江漫透,翠竹古榕叠翠,农舍炊烟袅袅。那种心旷神怡,只有带自己的孩子一起旅行才能体会得到。

风从长城垛口徐徐吹入,丝丝凉意似给全身来了一个SPA。极目远眺,山峦起伏,一派雄沉刚劲的北方山势尽收眼底。

也许,再过几年,儿子也会忘记他是骑着我的脖子登上长城的。但已无所谓了,因为这场旅行,一定会残存在他记忆的某个角落,只是他的视角和感受未必与我相同。但只要被提起,他一定记得这个地方,我曾带他来过。

云:君子藏器于身。你可将天上的这朵洁白之云,缓缓吸入腹中,气沉丹田,又悠悠吐出。对夏至日吹来的这阵清风,你必须执礼甚恭——

啊,这最漫长的一日,也只是片刻与须臾,来不及弹指一挥。

终于来了闪电与炸雷之声。暴风雨悠忽而来,又飘然而去。在桃园里来来往去的,其实都是一些六根未净之人。六根未净才是对的,仿佛桃树开花又结果。此地甚好——

可登高望远。小村居山腰,袖珍如亭:会心不远,亦可兴尽而返。

丁家牌楼43号的那一夜

■刘利华

晚饭后,步行上楼,穿过寂静的楼道,我回到熟悉的218。习惯地掏出手机刷卡,推开门,打开灯,关上门,屋外的安静让人有些不习惯。以往这个时候,总能听到一阵阵爽朗的笑声。在房间呆了一下,就有一种想出去走走的冲动。

下了楼梯,透过门看到教学楼对面的篮球场上,一群人正在打球。自从3月份进入党校中青班学习以来,在这个球场上,留下我们军训和课间操的身影,也留下了我们篮球队员拼搏的汗水,以及啦啦队奋力的呐喊和胜利的喜悦。过去三个月这个球场上的故事,如电影般在我的脑海里回放。这时,几个90后学员搬着桌子往里面走,让我一下回到了现实,今天我们即将结业,球场上都是新来参加培训的选调生。

绕过球场,顺着坡,独自彷徨在林荫小道上。每天饭后,同学们都三五成群地在这条路边散步边聊天,留下了许多欢声笑语。可是,今晚这条路却显得格外的空荡。

回首这三个月的校园生活,从一开始的兴奋、欣喜、新鲜,到后来的融入、忙碌、提升,再到纠结、伤感、不舍。我们增长了知识,开阔了眼界,留下了美好的青春足迹,凝结了深厚的友谊。当然,也留下了许多的遗憾,比如看书计划大部分没有实现;锻炼身体的计划也基本泡汤;没有参加任何一个节目的排练和演出;向老师请教得太少,与班上许多同学还交流不多……

虽然不愿意,但终究还是要暂且告别。

我们从繁忙的工作中而来,最终要回归到紧张的工作中去。面对纷繁复杂的工作,要将三个月所学理论,运用到工作实践中,将三个月所凝聚的激情,转化为工作干劲。聚是一团火,散作满天星。我们是朝气蓬勃的“中青人”。

两同心·再启方舟

■何衡昭

南湖波涌,沪上名留。初破浪、一船飞棹,也点起、星火源头。更迎来,遍地红旗,四海芳洲。

万丈平地高楼,百姓无愁。历百年、任凭风雨,续圆梦、奋力追求。与人民,牵手同心,又启方舟。

联说莲湖湾

■陈学阳

湘入青山天有际;
 莲出碧水地无尘。

筑坝分流开画卷;
 栽荷过客惠民生。

野鸭翩然翻浪去;
 渔歌款乃绕荷来。

月洒银辉一荡雪;
 风摇荷影满湾诗。